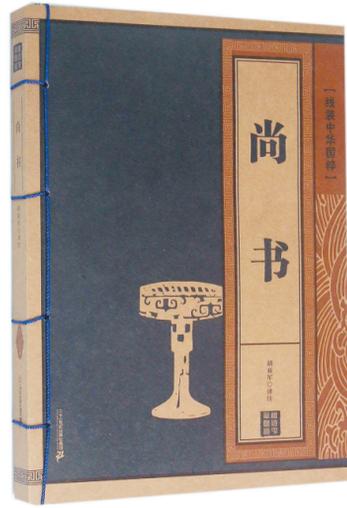




82字的《尚书》名篇《高宗彤日》写了啥内容

王忠修



为宣传弘扬伏生文化,邹平市韩店镇政府于2010年在新世纪中学南建设“伏生文化园”。园内有与伏生及《尚书》有关的一些景点。在最显眼的位置,有一竹筒样式的巨型木刻,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邹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王奎强先生书写的《尚书》名篇《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篇幅不长,不计标点符号仅有82字,但却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又是一篇极具争议的文献。

尽管经过历代学者的研究注释,对《尚书》的理解一步步深入,但还是有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唐代韩愈曾经说:“周浩股盘,屈居罄牙。”那是说《尚书》的很多篇章晦涩难懂。宋代朱熹更是具体地说:“《高宗彤日》亦自难看。要之,读《尚书》,可通则通;不可通,姑置之。”“看《尚书》,渐渐觉晓不得,便是有长进。若从头至尾解得,便是乱道。《高宗彤日》是最不可晓者,《西伯戡黎》是稍稍不可晓者。”朱熹认为《高宗彤日》“最不可晓”,态度极为坦率,值得我们学习。其实,这一状况时至今日还是没有根本改变。

我们这里不可能全面地去论述证明如何解读,只能择其要者,即比较通行的解释与大家一起探讨。

《高宗彤日》原文是这样的:“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训于王。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

彤,音róng(融),又祭或者再祭叫彤,即“第二次祭祀”;彤日,即“第二次祭祀之日”。也就是前一天祭祀了,第二天又进行祭祀。祭御呢?现在一般的说法,是祭高宗。这里面“高宗”,指殷王武丁。他是盘庚的侄子,殷商的第二十三任君主。他在商王朝的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这里面牵扯到三个人:受祭者高宗,即殷

王武丁;高宗的儿子祖庚——这里面的“王”;大臣祖己。事情的起因,是在又祭高宗的时候,忽有一只野鸡飞到鼎耳上鸣叫,祖庚为此恐惧,他的大臣祖己(可能是祖庚的弟弟)趁此机会开导祖庚。史官记录了这件事,名叫《高宗彤日》。也有的人认为祭祀者是武丁,受祭者是成汤,如下面所引《尚书大传》文字,这里不做过多的纠缠,只从思想意义上作解释。

祖己谏王的主要意见有两个。一个是“正德修身”,一个是“典祀无丰于昵”。“正德修身”的结果是导致了“远方来朝”,“典祀无丰于昵”则促成了一次宗教改革。《孔传》说:“昵,近也。祭祀有常,不当特丰于昵也。”杨遇夫解释说:“这昵字是说近的亲属。换句话说,就是直系亲属或直系的祖先。《伪孔传》说的昵也,也是指这个。拿龟甲文看,很明显地看出殷人对于直系的先祖与非直系的先祖祭祀礼节上的不相同。”

编者按:

《高宗彤日》篇幅不长,但却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又是一篇极具争议的文献。在伏生故里邹平市韩店镇的伏生文化园,有一竹筒样式的巨型木刻,内容就是《高宗彤日》。

《积微居甲说·尚书典祀无丰于昵甲文证》根据杨先生的研究,可知祖己谏王的主要意图是想改革当时的祭祀制度。这的确导致了一次“宗教改革”。商朝人祭祀祖先本来是分远近的,即自己的直系祖先祭祀丰厚,旁系祖先次之。这次祖庚听了祖己的话,开始“典祀无丰于昵”,即在祭祀时,直系祖先和旁系祖先同等对待了。

本篇分三段。第一段说明祖己训王的缘由。第二段祖己劝王行义,不必忧虑。第三段祖己劝王改革祭祀。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

又祭高宗的那一天,有一只野鸡在鸣叫。祖己说:“要先宽解君王的心,然后纠正他祭祀的事。”于是开导祖庚。

祖己说:“上天监视下民,赞美他们合宜行事。上天赐给人的寿命有长有短,并不是上天使人夭折,而是有些人自己断绝自己的性命。有些人有不好的品德,有不顺从天意的罪过。上天已经发出命令纠正他们不好的品德,他们却说:‘是这样的吗?’”

“唉!先王继承帝位被百姓敬重,无非都是老天的后代,在祭祀的时候,近亲中的祭品不要过于丰厚啦!凡做君王的要敬重民众。他们都是上天的后代。对于祭祀大事,不要偏重亲近而不按上帝规定的正常要求去办才对。”

看到这里我们可能还不大明白其意思,因为它这里的记载太简单了。我们再看看《尚书大传》对《高宗彤日》的解释,因为《大传》中有

王忠修先生的这篇文章,介绍了对《高宗彤日》比较通行的解释,同时结合伏生的《尚书大传》,力求让读者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从而说明伏生传《尚书》的价值和所作《尚书大传》的意义。

对后来历史事实的陈说和孔子评价的引用,就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尚书大传》中说:武丁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雉。武丁问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鸟也,不当升鼎;今升鼎者,欲为用也,远方将有来朝者乎?故武丁内反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编发重译来朝者六国。孔子曰:吾于《高宗彤日》,见德之有报之疾也。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武丁祭祀成汤时,有一只野鸡飞到鼎耳上鸣叫。武丁就去问祖己。祖己回答说:雉是野鸟,不应该飞到鼎上。今天飞来了,大概是想被重用,难道远方要有来朝的吗?所以武丁开始反省自己,以执行先王之道。过了三年,披着长发,说着“外语”的人来了六个国家的。孔子感叹说:我从《高宗彤日》中,看到了修德之回报这么快呀!

《尚书大传》又说:武丁之时,王道亏,刑罚犯,桑谷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问焉。其相曰:“吾虽知之,吾不能言也。”问诸祖己,曰:“桑谷,野草也。野草生于朝,亡乎?”武丁惧,侧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之礼,重译来朝者六国。

其意思是说:武丁的时候,王道亏损,刑罚过重,桑树谷子在朝廷里长了起来,七天时间就长得很高了。武丁召来他的相国询问。相国说:“我虽然知道,但我不敢说。”又问祖己,祖己说:“桑谷,是野草。野草长在朝廷里,象征着我朝要灭亡了吗?”武丁非常害怕,于是注重修身养德,学习先王的政令,复兴已经灭亡

的小国,接续那些已经不再有力量的贵族,举荐那些有德能的人,明确养老的礼仪,于是外国来朝拜的有六国。

野鸡飞到鼎耳上鸣叫,本来是不祥的征兆,所以武丁害怕,就问祖己。祖己巧妙地给出了解释:野鸡飞到鼎上,大概是想被重用,象征着远方要有来朝觐的。所以武丁开始反省自身,注重修德,三年以后,就有“编发重译”者来朝拜。所谓“编发”是指拖着长头发辮子的,“重译”是指经过辗转翻译才能明白其语言的,都是指外国人。“桑谷生于朝”,也是不祥之兆,祖己劝武丁侧身修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就是比较通行的“远方来朝”说或“德报”说。

读了《尚书大传》的这些解释,我们对《高宗彤日》的理解可能更深了一步。由此也可以看出伏生传《尚书》的伟大意义。伏生不仅传授了《尚书》的“文本”(原文),还做了详细的讲解。

历来在大众包括部分学术界、艺术界(如话剧《伏生》中,常常强调伏生“口传《尚书》”),有颇多误解。伏生既然从墙壁内取出了残本《尚书》,就有文本可循,何必去背诵?伏生的“口授”,仅仅是“讲解”,后世辑为《尚书大传》的,就是伏生的讲稿,或课堂记录。当然这些不是一时一处的讲解,也不是一人一笔的记录,加上他的学生后来的发挥,所以版本非常不同。后人评伏生传《尚书》之功曰:“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伏生传《尚书》有两层功劳:一是传下了《尚书》的文本,二是讲解了《尚书》的内容。所以伏生被称作“尚书再造”,可谓名不副实。

最后说一下,《学术月刊》2019年第1期刊载梁涛的文章《〈尚书·高宗彤日〉新探——兼论殷周的两度宗教变革及“民”的发现》,指出《高宗彤日》中的“敬民”实际上是“敬天”,“敬”通“敬”,“敬”,“敬也。”那么这里的解读就与以前非常不一样了:王负责警告民众,使其戒惧,对民不可姑息,而应严厉惩戒。这是一种符合周代“神本”思想的理论,维护的是“君本”原则,而不是“民本”思想。逻辑上讲得通,也符合历史事实,可备一考,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

这里又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不是画蛇添足。这是为了说明,《尚书》研究已经有三千多年;伏生研究也已两千多年,但研究者依然可以提出新的见解,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还有很多的功课可做。望大家一起努力,继承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

景晓村与《渤海文化》

——纪念景晓村同志逝世25周年

刘晓焯 李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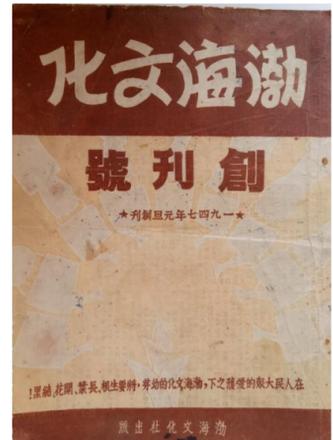
近日,偶翻《历城报》刊载长篇连载郭永顺《历城人民的优秀儿子——景晓村》一文,颇有一些感慨。想起前些年曾于书市淘得一本距今72年前的渤海老解放区《渤海文化》杂志(创刊号),2019年又恰逢景晓村逝世25周年,特撰此文以示纪念。

《渤海文化》于1947年元旦创刊,为当年渤海老解放区唯一一份综合性杂志

《渤海文化》于1947年元旦创刊,月刊,铅印,16开本,42个页码,渤海文化社出版,渤海新华书店发行,定价每册30元(当为渤海币——笔者注)。封面“渤海文化·创刊号”七字,字体硕大,十分醒目;中间主图案为9只手臂,各持一喷壶,在浇灌一朵小花,其寓意恰为下面一条口号所示——“在人民大众的爱护之下,渤海文化的幼芽,将要生根、长叶、开花、结果!”

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得要为此封面插图的设计者,当年活跃在渤海文化出版战线上的战士王幹称颂不已:在那样艰苦的年代,竟能设计出如此传神入画、大气磅礴的图案!封底刊有“恭贺新禧”四字,四字之下则为如下字样:“迎接1947年,我们要艰苦奋斗,紧张工作,(为)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收复一切失地而努力!渤海新华书店同人敬祝!”

创刊号主要篇目有:《代发刊词》(陈放)、《再接再厉继续为和平民主而斗争》(景晓村)、《关于土地改革》(王卓如)、《各国共产党发展介绍》(里昂)、《尹大娘的回忆》(燕汉民)、诗歌《守住和平的城市村庄》(吴化学)、漫画《这是为什么》(蒋介石夫妇在西安)(澄之)、《济南杂闻》(杨云)及《我在大后方的生活》(邓毅)等。另外,尚有单独一页,则刊载时任渤海区参议会议长的李植庭题词手迹:“渤海文化创刊,象征着渤海区的文化,将由生长而发展壮大,使全区人民在



文化上翻身解放创造个新局面。”

时任渤海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的陈放在《代发刊词》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经过近半年的磋商、活动、筹备,渤海文化终于在今天和大家见面了。新年新事,在我区来说,该是一件可喜的事。许久以来,大家都感到有出刊一个综合性刊物的必要,感到我区太缺乏由自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文化食粮,感到很需要在报纸之外,能有这么一个反映全区斗争而为群众服务的刊物出现……自反攻以来似乎更明显了些,地区大了,情况复杂了,各战略区联系开通了,因而本区的同志间、过路的干部间、知识青年间、文化人士间、各友邻区的同志间也问(要交换)……”

景晓村撰文《再接再厉继续为和平民主而斗争》,概述全区所面临主要工作



时任渤海区党委书记的景晓村《再接再厉继续为和平民主而斗争》一文约2000字,更是从全国解放战争发展的形势和党的中心工作大局,概述了全区所面临的主要工作:“1946年随着大时代的巨流过去了。1947年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人类的眼前,我们乘此回顾一下1946年的工作和展望,1947年的斗争是很必要的,特别是当渤海文化于此时创刊,因而就算庆祝全区同志新年健康及渤海文化创刊的一件小小的礼物吧!1946年虽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年,而这一年仍是斗争极为尖锐和复杂的,全国的局势由战争转入和平,又由和平转入战争;我区1945年12月31日消灭禹城车站拒降之敌,即成为停战令前最后的一次战斗……1947年必须用大力贯彻以下几项工作:继续完成土地改革……建设强大的武装,积极准备反攻……加强作战,主力部队主动地向敌人开展攻势,坚决打击敌人的进攻……开展生产节约运动,保证充分的财力、物力支援战争。”

景晓村(1917—1994),原名景慕达,济南市历城区彩石乡南宅村人。1935年10月,景晓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即任济南南师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中共山东省委巡视员。“七七事变”后,景晓村即专门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在济南、泰安等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积极参与组织全省抗日武装的建立。

1939年,景晓村任清河特委书记、地委书记、清河军分区政委;1940年10月,任中共清河区党委书记,清河军分区政委。其间,他先后与马耀南、杨国夫等同志,领导清河区的广大军民,积极开展抗日斗争,挫败了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进攻,巩固、扩大了清河抗日根据地。

1944年1月,根据形势需要,上级决定:

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成立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渤海区、渤海军区,下辖6个地委,6个军分区。景晓村被任命为中共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委。——这时他仅27岁。在整个山东老解放区中,当年他是屈指可数、能够独当一面、年轻有为的干部之一。

景晓村担任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委以后,与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等同志相互配合,指挥部队发动了夏季攻势,巩固和扩大了解放区,加强了渤海区与胶东区、鲁中区的联系。他是渤海革命老区的创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

1994年8月9日,景晓村在北京逝世。他夫人王梦林和子女遵其遗愿,将其多年积蓄的5万元捐赠给济南历城区彩石老村小学,作为奖学金,支持家乡教育事业。同年9月1日,《人民日报》对他的逝世及捐赠事迹作了专门报道。

《渤海文化》创刊时曾经轰轰烈烈,但它究竟出版了多少期至今仍扑朔迷离

《渤海文化》作为当年渤海革命老区唯一一份综合性杂志,创刊时曾经轰轰烈烈,各方人士期待多多,但它究竟出版了多少期,目前来看扑朔迷离。经查阅《山东省志·出版志》(199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一版一印)的记载,只看到如下简略介绍:“《渤海文化》月刊,主编张明,1947年1月在渤海创刊,创刊时曾轰轰烈烈,风光无限,上下四方,方方面面都相当重视,缘何创刊时却悄无声息?现在看起来似乎难以理解。”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以为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当年正值战争年代,局势千变万化,各方面转换节奏非常之快,非今天的人们所能想象得出来的;二是恐怕也与渤海区主要领导人如景晓村等人的被撤换有关系。比较幸运的是,笔者曾看到过该刊的第二期。那是在2002年,在济南诚通文化市场,笔者曾看到有人拿着该刊创刊号及第二期,在售,惟要价太高,有心无力。——但毕竟还是见到了该刊的第二期,亦算饱过眼福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搜书志

《聊斋》中的滨州“志异”(下)

钱杰

遍稽蒲松龄一生足迹,除了南下去过江苏宝应、高邮做过同乡知县孙惠的幕宾,和朋友结伴去过一次崂山,再就是一科一科地辗转济南、淄川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在72岁高龄,还不畏风寒,跋涉几十里去青州考岁贡生(袁世硕著《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基本没有离开淄川老家,也没有北上到过滨州一带的记录,但这不影响他在全书491篇的《聊斋志异》中有多篇提到滨州。

——卷七《刘海石》中的刘海石,是蒲台人,与滨州(滨县)人刘沧客早年是同学好友。后来,刘海石失联多年。再见面时,海

石帮助刘沧客除掉了家里害人的狐妖。刘沧客问他的老师是谁,他答说是“山石道人”。分别后,刘沧客才领悟到“山石”为“岩”,是吕洞宾的名(洞宾是字),知道老同学已经是一位仙人了。顺便说一句,您要是喜欢听郭德纲的单口相声,听他说的九尾狐的故事,再对照这篇《刘海石》里的桥段,难免会会心一笑。

——卷二十四《博兴女》说的是天谴恶霸,扫除除恶的故事,很解气!

说到博兴的还有《狐谱》。博兴书生万子祥在济南邂逅一位只闻其声、很少见其人

的美丽狐女,幽默诙谐,爱讲段子,口才赛过单田芳。青年男女,一见如故,彼此倾慕。万生要回老家,狐女便说她在博兴也有亲戚,俩人一起回到博兴。万生还在人家的豪宅里住了一宿,狐女家里老人拿他当新女婿款待。《聊斋》里这样的艳遇故事很多,想来是很多像蒲老师一样的穷书生的白日梦,是潜意识里“愿望的达成”罢了。

——卷八《雨钱》,讽刺了滨州一个贪财秀才。

因为离得蒲松龄老家近,《聊斋》里说到邹平的故事自然特别多。

如说到长山的《爱奴》《金世成》《宅妖》《酒虫》《戒中怪》《褚遂良》《小髻》《真生》《大人》《鸱鸟》等;说到齐东的《韩方》《龙戏珠》等。

卷十《绿衣女》提到益都秀才于生在醴泉寺读书奇遇绿蜂变化的女子,后来这只小蜜蜂差点被大蜘蛛缠住吃掉,被于生搭救后,爬进砚台蘸上一身墨汁,趴在桌上走出一个“谢”字后,才展翅飞走。画面特效感十足。

搞笑的是卷八《秀才驱怪》中说到的长平的故事自然特别多。

山徐远公捉妖的闹剧。徐远公喜欢访仙求道,渐渐有点名气。不料,后来无意间接了一个超出他能力的大活,和妖怪狭路相逢。结果麻杆打狼两头害怕,他吓得够呛,妖怪却也被他吓跑了,“驱怪”的效果达到了。“异史氏”(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自称)在文章后面捂着嘴笑出一句名言:“黄狸黑狸,得鼠者雄”(黄猫黑猫,捉住老鼠是好猫)。

近日,翻出这本三十年前中学生时随家严游淄川蒲松龄故居买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忽冒出这个题目,写来供大家一笑之余,也是想到:浏览经典,若偶或看到与我们家乡有关的作品或描写,岂非读书一乐?故乡天下黄花,山水含情,草木有灵,乡愁悠远,俱入文章,不啻爱家乡,哪会爱祖国?还有,绿水青山的文旅产业若能蹭上如《聊斋志异》这样世界级文学经典的边儿,是不是能有点“山不在高,水不在深”的意外收获?